

如此皎洁，月光之境 / 杨子强

月光，摇晃着的月光，模糊意识外的月光。
疲惫的身躯，颠簸中的身躯，不轻易放弃的身躯。

每当快要到站时，总会及时惊醒。野生的第六感，在午夜下班后的最后车程中适时的撼动着未曾松懈的中枢神经。坚持着步履，扰动着夜色，蹂踏着树影，往栖身处的方向，也是离家更远的方向。只要夜空清澈，月光并不会刻意的闪躲那真诚的目光。在这月光世界里，交叠着两个意识镜月。已扑火的飞蛾，还未燃成灰烬，等待着浴火重生的凤凰，则是无尽的淬炼。

一条发白的牛仔裤，两件及膝运动短裤，一件长袖的衬衫，两件短袖T恤，一条毛巾，一双布鞋，一双拖鞋，一个用旧牛仔裤缝制的背包，一把吉他。这是现实物理世界构成的基本元素。刚好是面包周期的第四天，包括两片面包皮在内的十三切片，今天的早餐有四片面包。午餐是一碗白饭加一勺青菜，同样的，第四天会点一片额外的午餐肉。还是得决定今晚的晚餐。一个肉包子或是两个豆沙包呢？朴实的生活规律。

风是自由的，在旷野之中，在星空之下。再如何的不羁，掠入城市之后，也得辗转回旋或是迷失。不定性的风，如果携着细雨，一阵阵的雨露风清，或许也能抚慰着焦躁找路的人。生而自由，如果习惯自力更生，面对生活应当了无畏惧。生活朴实，也就无所谓丢失了物质享受。父母安康，就没有家庭的责任压力。没有动荡的秩序社会，赋予了基本平权和年轻健康的身躯，那还欠缺了什么呢？还在殷殷期待着什么呢？

我就是喜欢走在细雨里。一只眨动着眼睛的蝴蝶，也可能诱发一连串连锁效应而牵引出下一个巨大风暴，我们也赋予了它一个美丽且充满想象的名字，「蝴蝶效应」。在这充满意义的世界里，我不可能漫无目的的生活着。。。我的到来；是某种必要的存在；包含着某种趋向；挟带着某个使命。空白，是一个不现实的想法。寻找和获得，不是心理和生理的基本需求。我需要填入意义，我期待着一个未来的我可能被描述的方式，我需要被想象。

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，赶搭最后一班地铁的油画系同学离开了。通情达理的校园看管员也累了，回到宿舍休息。一周内唯一没上夜班的休息日，我的时间也不多了。三山园的月光，皎洁，单纯，孑然，无畏。寂静的天井里，一种脱离了现实状态的感动，诱动着脑内啡的分泌，麻醉了麻木疲累，以一种接近信仰的体会方式存在着。此刻，雕塑室里的灯光正与月光交涉着暗黑世界的占据权，我已存在於我的限时幻想之中。这是直觉的判断，我不只要感受到那个美丽的境界，也要能够触摸到。半年的专注，只做一件事，一件作品，全心全意，没有退路，就只差今晚的最后修饰了。多年后，在另一个漫长的，格拉斯哥的冬夜里，月光已被冻结，片片的落在灰黑的夜空中，不断的飘落又扬起，让我又想起了这命运之夜。

眼前的等身自塑像竟然晃动。。。可能是太累了。。。好像听到木结构碎裂的声响。。。前倾。。。开始崩倒。。。往前一步。。。紧抱着。。。所有的心情已慌乱的掉了一地。。。半年的心血。。。明早的石膏翻制。。。两周后的期末终审。。。

对了。。。我刚刚裁掉一小段底下的支架。。。怎么会呢。。。无数念头飞快的窜动着。。。这是濒临死亡的刹那吗。。。墙上的时钟显示着凌晨一点。。。太重了。。。我得控制气息。。。我能勉强的撑着。。。凌晨两点。。。力气飞快的流逝。。。汗水不断的淌下。。。背部发麻。。。离早上的上课时间还有几个小时。。。凌晨三点。。。双脚抖索着。。。力气已然将尽。。。只剩意念。。。我和我自己孤独的相拥着。。。

躯体，是意识之所在。两个躯体，真实和梦想，此刻，紧紧相拥，静静相守，在这美丽的月光之境。这是命运之夜，我竟然未曾为这一刻作好准备。我曾慎重的思考过世事的无常，命运的无常，但未曾真正的体会过。我以为我已有所觉悟，但事实远超想象。放手转身而去，将会是一无所有。我一直认为我能承受一无所有，但当你开始拥有了，掌握了，感受到其存在时所赋予的美好，建立了你的自信，挑动你的野心，看到了未来。而此刻，竟是，如此的不舍。躯体的极限，意志的极限，这才是生命中最真实的命运之测试。

此刻，我不断的问着自己，你明白命运的残酷了吗？你一直相信能够掌控命运，甚至改变命运。你相信坚强的意志力能够克服一切困难。然而，在这伟大的绝境时刻，你连能够选择的力量也快要失去了。人，不是无限。你必须能够看到自己的有限，才能够一步步的去接近无限。你能放手吗？你能在剩余的十四天内重新再来吗？你必须记得这一刻，如此皎洁的，月光之境。或许，它将能够在未来的，每一个漆黑的夜里，为你留下一丝的微光。此刻的我，并不知道，在十六年后的另一个夜里，我同样的面对着同一个月光之境，同样的十四天，以‘无树之日’为名。

月光，摇晃着的月光。
疲惫的身躯，不轻易放弃的身躯。
坚持着步履，扰动着夜色，踩着树影。



《让我自由》1991，水泥
新加坡雕塑大展（Sculpture in Singapore 1991）海峡时报档案照片电脑合成。